

生科学小组科学活动的参考书等。此外，还要指导学生使用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，如百科全书、索引、年鉴等。

资料室带不带图书室，尚未有统一的规定，各校很不一致。甚至在一个学校内各系科也不一致。究竟资料室带图书室方便还是不带方便？看法很不一样。有人说，资料当然包含图书在内，图书室应看作资料室的书库。而且大多数教师是主张资料室有图书室的。有了也确实方便。教师在上课时，多半要到系，课前课后皆可借书。到系开会也可借书。而且因为系图书室限于教职员使用，无拥挤之患，借书不花什么时间，比不得到图书馆，借一本书有时要花上个把钟头。这些都是实在的情形，但这只是一方面的情形。从另一方面看，系资料室带图书室是很不合算的。首先是图书的管理问题，一个三、四万册图书的图书室，加上上百种的杂志，这些整架、出纳工作必需一个专职干部担任。如果图书馆的编目工作忙，顾不上系科，这个干部还要自己补书片和目录片。稍一不注意就会造成书库的混乱和书籍的遗失。其次，系科图书室和图书馆的关系很不明确，实际上是各不相属的。这样，系科图书室就自然容易自搞一套。从图书的采购到分类、排架、出纳，系科图书室都可以以使用方便为词，自成

独立体系。结果是摊子越摆越大，越摆越滥。一旦要检查清理，必须集中许多人力搞突击工作，成为不必要的浪费。第三，系科有了独立的图书室，也造成总馆多购复本，各系之间互不流通，图书因而积压等情况。第四，也分散了资料室的力量。现在有人提议，系科图书室一律撤销，利用原有系科图书的基础，就性质相近的系科合并设立各种分馆，如“文史系科图书分馆”、“自然科学分馆”、“艺术系科分馆”、“生物农业分馆”等。这些分馆限于有关系科的教职员、资料室使用。实行开架制。教职员个人只能到馆内阅览室看书，分馆不办出纳手续。对资料室，可以短期借出必要图书。这样，既照顾到教职员实际的困难又可以精简干部，节约设备。这倒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办法。

资料室自己应该有一些必要的参考书。如百科全书、各种辞典、字典、图表、图片、画册、书目、索引和各种必须经常检查的书籍。在语文系科，有的应具备必要的经典文籍，如“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论文艺”、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”等等；有的应具备插图本古籍，如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”、“文学大纲”等等。这些图书作为资料都不借出。只图表、画册等专为教师上课作直观教具之用，可以例外。（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）

善本书保管方法商榷

毛 春 翔

所谓善本书，是指宋、元、明旧刻本，旧抄本，近代精刻罕见本，以及名著稿本、抄本等等而言的。在我国各图书馆所藏线装旧书中，或多或少，总有一些善本书。因年代久远，此类旧刻旧抄日益稀少，或因世无刊本，藏本一失，不可复得，其价值甚高。我们负有保管责任的，对保管方法不可不用心研究。而各人谈出各人的经验，提出各自的方法，借刊物来讨论一番，对保管方法的改进，更有莫大的好处。因此，我愿意做一块引玉的砖头，先来谈一谈我们的实践经过和我们的意见，希望同志们加以讨论。

第一、如何消灭蛀虫问题：

善本书最常见而又最严重的毛病，就是虫蛀。我们保管善本最主要的工作，也就是消灭蛀虫。

我们消灭蛀虫的方法是这样：收到一批善本，先用软毛刷把书身刷干净，再全书翻一翻，检查一番，如发现虫蛀，即便细心地刷净蛀孔，把孔内的虫和虫卵刷去。防恐刷不干净，再渗入樟脑粉末来消灭它。这样搞过以后，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将原书检出来看看，如果原来的蛀孔还是那么大，没有发现新的蛀孔，这就说明蛀虫已被消灭干净。如果发现原来蛀孔还有发展情况，那便要加工整刷。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是遇到过的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即虫蛀在书脑，即订线的地方，软刷不能深入，我们又不能拆线整刷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只有将书交给装订技工，拆开修补。

蛀书虫，我们发现的有三种：一种是银白色的鱼尾虫，即所谓蠹鱼；一种是白色小虫，它吃书像

写篆字一样的，弯弯曲曲，面积頗大；一种是黑色小虫，它吃書是鑽孔的，無論多厚的書，一定穿通为止，面积虽不大，而刷的时候要張張翻过，很化工夫；裝修的时候，也要一个孔一个孔的修补，亦頗費時間。据工作同志說，这小黑虫很厉害，落在手背上，便起紅腫發痒，上下午下班时，應該用葯水洗手消毒。

樟腦粉末是由葯房出售的樟腦丸搗碎篩过做灰，并非土樟腦，这里應該說明一下。樟腦粉末能杀虫，經過試驗証实。DDT 葯粉，我們曾經用过，噴射在書的外面，杀虫效果不大，而对保管人員的身体却大有妨害。一經移动書冊，葯粉飞颺，随吸进入喉头，便要發炎嗆咳，伤及肺部。如果渗入書內，对杀虫当然有效。但疹的时候，工作者同样受害，讀者借閱此書，一經翻动，葯粉扬起，也要受害。因此种种原因，DDT 葯粉我們决計不用。

前人說芸香叶夹在書中，可以避蠹。这东西我們沒有見過。又說荷花瓣、烟叶也可避蠹。我們沒有用过。但在旧書中时有見到，而書照样虫蛀，可見这两种东西没有什么效果。“齐民要术”卷三注：“書櫥中安麝香木瓜令蠹魚不生”，麝香价甚高，木瓜亦未見過。关于消灭蛀虫的方法，我們做过的和所知道的，除另有一种方法——曝曬以外，他无所知。這項工作，各友館如何做，我們很想知道一些。

第二，如何曝曬問題：

竊裝旧書之所以生蛀虫，主要原因，是書受潮的緣故。如果書不受潮，就不会生虫。因此，曝書也就成为消灭蛀虫的主要方法之一。据孙从添說，我国在汉唐时，就有曝書室了。实則战国时人，已經知道曝書了。穆天子傳有云：“讀書菽丘，暴書羽林”，暴，曝也。曝是俗字。我們生在今日，如果还不知好好曝書，那就太对不起我們的祖先了。孙从添又說：“曝書須在伏天。用板四塊，二尺闊，一丈五、六尺長，高檣擡起，放在日中，將書腦放在上面，兩面翻晒。不用收起，連板抬風口涼透，方可上樓”。我們曝書，每年一次，大体上是依照孙氏的办法。孙氏又說：“曝書伏初亦可”。因此，我們在秋天太阳好的时候，也小規模地举行曝曬。不过这里有問題，應該說明。伏天阳光强烈，書容易晒脆，必須書受潮严重的，才在伏天阳光下晒。方法是每冊平放，晒到約一个半鐘头时，翻一翻。再晒一个半鐘头，即連板抬进屋內風口吹風，到第二天

早上归櫥。若書受潮不重，在伏天，只消擺在阴处吹風，不必見太阳。在秋天，因秋阳較為溫和，書受潮即不严重，也可放在阳光下晒。看情况如何，决定晒的方法。曝書凉透后方可归櫥，这是名言，我們必須切实遵守。带热归櫥，書必受害。“齐民要术”卷三注：“暴書热卷，生蠹弥速”。古时人就已有了这类經驗。晒过的書在进櫥之前，必須先把櫥內清潔一番，書身也要用軟毛刷每冊刷过。書归櫥之后，櫥內放进相当数量的樟腦丸防蠹。我們每年曝書，都是这样做的。我們善本書庫藏書已接近十二万冊，每年全部曝曬，事实上办不到，所以只能抽晒。大概每日止能晒八百冊。一个伏天，可晒二万四千冊左右。

以上所說的是經常性的曝書。此外还有临时性的曝書。所謂临时性者，是指善本書剛收进时的曝曬而言。新收到的善本書，無論購買、贈送或交換，受潮都相当严重，不可不晒。我們新收善本書时，除了除虫之外，即行曝曬。如遇阴天或天雨，暂时擱置，也不隨便归櫥或归架。这时的曝曬是最重要、最基本的工作。这次晒得好，以后問題就少。我們对此甚为重視。关于曝書問題我們的經歷如此，不知各友館的情况如何？

第三，如何貯藏問題：

解放之前，我館因經費支絀，所有善本書都放在松木制的七層双拼的大書架上，高达一人有半，不但放置不便，書衣輒被擦破；而且夏天松脂流出，書衣常被黏牢扯破，有时甚至整本書被老鼠拖走。用架子藏善本，弊端很多。解放后我們基本上改用書櫥收藏，所以已沒有上述的弊病了。但这里又發生一个問題，即櫥門用玻璃好呢，还是用鉄紗布好？櫥門緊閉好呢，还是通風好？这一問題值得討論一下。据說鉄紗布可以通風，藏書以通風为佳，用玻璃閉閤，于書有碍。照此說法，我們現在用的玻璃櫥是有問題的。但經過研究，認為用鉄紗布不很好。原因是藏書有时需要透風，有时也需要緊閉。当秋冬空气干燥时，通風是好的；而当春夏之交，热气薰蒸，潮湿很重的时候，通風便不好了。这时利于緊閉，防止潮气侵入。在霉天天气往往暴热，室內外溫度相差甚鉅，这时又宜于暂时通風。或通風或閉風，不能一定。玻璃門很灵活，需要通風就开，應該閉風时就閉。若用鉄紗布，只通風而不能閉風。顧此失彼，实在不是好办法。而且在平时灰

座容易跑进，书身不容易保持干净。从这一点说，也是用玻璃好。因此，我们的书橱都是用玻璃的。

前年，绍兴鲁迅纪念馆的一位同志，为了保存鲁迅先生的手稿，曾去上海访问保存方法。据说上海某图书馆主张用闭藏法，橱门缝口加用绒布，紧紧地闭起来。使橱内外空气完全不通，以为这样闭起来，书可以不坏。这位同志问我有什么意见。当时我的回答是通气好，完全紧闭，是不妥当的。书籍要流通，要移动，书橱不可能做到真空。橱内有空气，可能还有潮气，把潮气紧闭在橱内，等于培养蛀虫，于书只有害处而无好处。

第四，夹板问题：

保存善本书必须有夹板或者布套，否则书失却保护，极易拖散，破损，遗失。倘书有搬动，极易混乱。布套和夹板比较起来，夹板比较好，布套容易生虫。做夹板的材料，据说银杏最佳，能防潮，又能避虫。香樟木最坏，容易生虫。杉木不美观，红樟木勉强可用。楠木红木价钱太高，都不相宜。做夹板如果每夹册数太多，不但笨重，而且搭配不易，很占地位。譬如原来空间可叠三十册，做了夹板，每夹十五册，一幢地位摆不下了，分作两幢又嫌太窄，如果每夹六册或八册，就可避免这样的毛病。多做一只橱至少要化一百元，多做几副夹板，所化不过数元，比较起来，多做夹板合算得多。我们添制夹板时，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因而每橱藏书数量有减少，而书橱感到不够用，是一个应该及时纠正的缺点。最后还有一点应该谈一谈，银杏板很脆，一落地就破。晒书时一见太阳就翘。收书时绳子绑得太紧就皴裂。平时捧书进出，应该小心勿使落地。曝书时，夹板切勿见太阳，这样可以减少损失。

第五，定期检查问题：

藏书经常不动，也是虫蛀原因之一。“户枢不蠹，流水不腐”，这是动的效果。因此，我们的藏书，也应该去动动它。建立定期检查制度，我认为对藏书是有好处的。藏书数量太多，执行起来，比较困难。而十余万册书，是不会十分困难的。检查一次，最多不会超过一月时间。有定期的晒书，又有定期的检查，每年经过两次大搬动，对于延长书的寿命，确有帮助。而且晒书不可能全部晒，检查可以达到毫不遗漏。就这一点说，也可补晒书之不足。晒书以伏天秋天为佳，定期检查以何时为宜呢？据“齐民要术”说：“五月湿热，蠹虫将生，书经管不舒展者必生蠹，五月十五以后，七月二十日以前，必须三度舒而卷之”。此说颇有意义，我们打算把每年五月份定为检查月，不知同志们对此有何意见？

第六，书库问题：

善本书库问题，是一个根本问题。我们现有的书库是一幢四十多年前建造的一楼一底的洋楼，解放前原是招待外宾的宾馆，光线不好，天雨时常漏水，楼板搁栅不知躲藏着多少白蚁。文澜阁四库全书因为挤不下，移藏在隔壁的“青白山居”洋楼上，虽然钢筋水泥，坚固异常，但作为书库，终嫌不合适。我们估计，大概两三年后，就有办法了。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很快，一到条件成熟，新馆舍必然会造起来，问题是善本书库应当如何建造方算合适？希望图书馆专家提出意见。

以上六个问题，经常萦迴脑际。有些已取得了一些经验；有些还未付诸实施；有些简直提不出意见。现在借刊物的园地，把问题统统提出来，希望同志们发表意见。经过讨论，我想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，我们引领企待着。（浙江省图书馆）

（上接第27页）

送书的内容，经我们讨论后认为应该以政治书和技术书为主，而技术书中又应该以炼钢的书为重点。可是，第一次开始送书就遇到了困难，就是书配得不合适。我们把过去出版的“快速炼钢法”拿去后，工人们说：“八小时的炼钢速度现在已经不适用了”。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知识是太浅薄了。有一次，我们有人接到厂里电话，说是要借毛主席著作，我们就立即把一百多册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，未加选择地

全套搬了去，其中有一些著作，如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”等，就不是工人在生产上迫切需要的，这也说明我们没有经验而产生了一定的盲目性。但是这些困难并不能阻挡我们前进。我们在工作中进一步熟悉了生产情况，扩大了配书的范围，挑选了适合目前生产需要的技术书和工人们迫切需要的政治书。这样，我们的送书下厂工作就坚持下来了，而且有了不少的开展。但这项工作开展时间还不久，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和改进。